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精裝本·中

第二七回至六八回



全本

金

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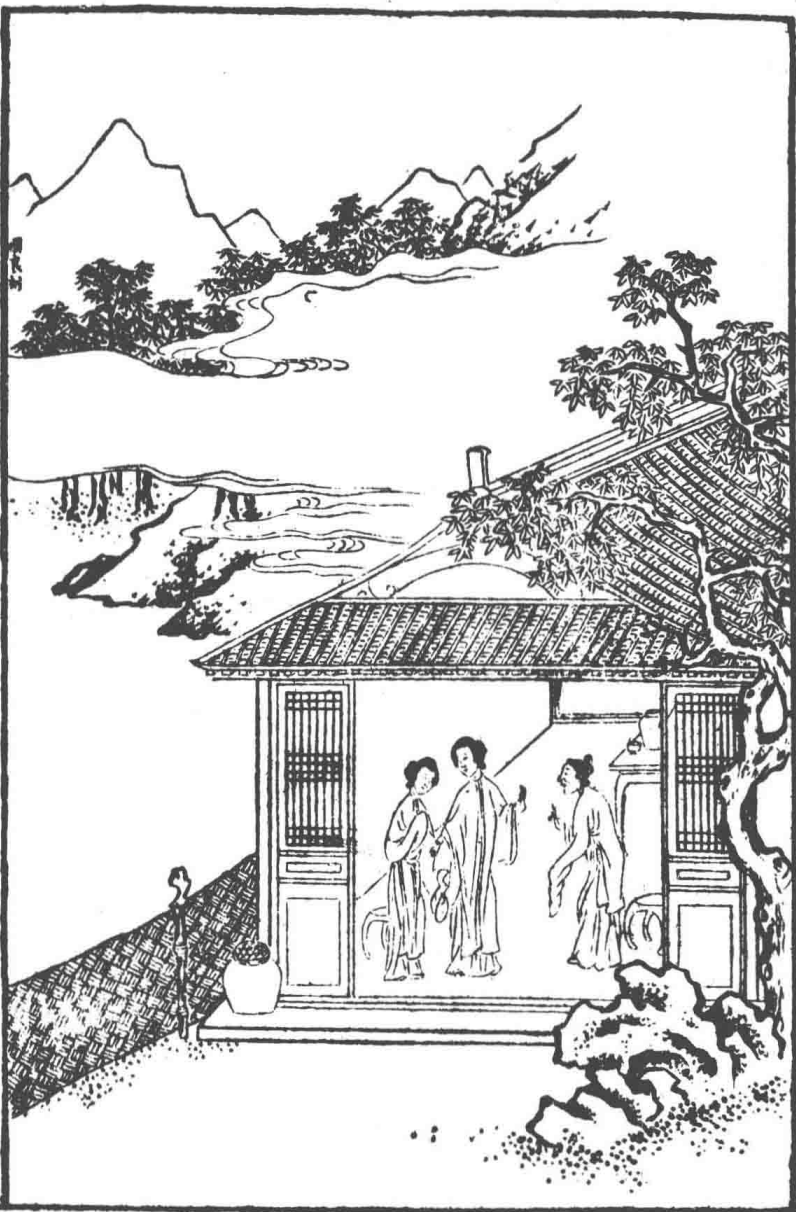
梅

詞

話

叁

第三七回至五四回





第三十七回

馮媽媽說嫁韓氏女

西門慶包占王六兒

吳航輕舸更遲遲

別酒重斟惜醉携

滄海侵愁光蕩漾

亂山那恨色高低

君馳蕙楫情何極

我恣蘭干日向西

咫尺烟波幾多地

不須懷抱重萋萋

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。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，喝道而過，撞見馮媽媽，便教小廝叫住問他。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，怎樣的，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。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，說這幾日，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，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，怎好回你老人家話，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，就想不

起來。十分人材。屬馬兒的。交新年十五歲。若不是老婆子。昨日打他門首過。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。我不得看見他哩。纔帶起頭兒。沒多幾日。戴着雲髻兒。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。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。搽的濃濃的臉兒。又一點小小嘴兒。鬼精靈兒是的。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。小名叫做愛姐。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。也愛的。不知怎麼樣的了。西門慶道。你看這風媽媽子。我平白要他做什麼。家裡放着好少兒。實對你說了罷。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。大管家翟爹。要做二房圖生長。托我替他尋。你若與他成了。管情不虧你。因問道。是誰家的女子。問他討個庚帖兒來。我瞧。馮媽媽道。誰家的。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。遠不一千。近只在一磚。不是別人。是你家

開絨線的。韓夥計的女孩兒。你老人家要相看。等我和他老子說。討了帖兒來。約會下個日子。你只顧去就是了。西門慶分付道。既如此這般。就和他說。他若肯了。討了帖兒來。宅內回我話。那婆子應諾去了。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。忽見馮媽媽來回話。擎了帖兒。與西門慶瞧。上寫着韓氏女命。年十五歲。五月初五日子時生。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。對他老子說了。既是大家爹。可憐見孩兒。也是有造化的。姐只是家寒。沒辦備的。西門慶道。你對他說。不費他一絲兒東西。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。廂櫃等件。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。還與他二十兩財禮。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。臨期還叫他老子。送他往東京去。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。翟管家要圖他生長。做娘子。難得他女兒



生下一男半女。也不愁個大富貴。馮媽媽問道。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。幾時過去相看。好預備。西門慶道。既是他應允了。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。他那里再三有書來。要的急。就對他說。休教他預備什麼。我只吃鍾清茶。就起身。馮媽媽道。爺爺。你老人家上門兒。怪人家。就是雖不稀罕他的。也畧坐坐兒。夥計家。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。西門慶道。你就不是了。你不知我有事。馮媽媽道。既是恁的。等我和他說。一面先到韓道國家。對他渾家王六兒。一五一十。說了一遍。宅內老爹。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。甚喜不盡。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。一應粧奩陪送。都是宅內管。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。只教你家與孩兒。做些生生活鞋脚兒就是了。到明日。還教你官兒。送到那里。難得你家姐

姐一年半載。有了喜事。你一家子。都是造化的了。不愁個大富貴。明日他老人家。衙門中散了。就過來相看。教你一些兒休預備。他也不坐。只吃一鍾茶。看了就起身。王六兒道。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。馮媽媽道。你當家不恁的說。我來哄你不成。他好少事兒。家中人來人去。通不斷頭的。婦人聽言。安排了些酒食。與婆子吃了。打發去了。明日早來伺候。到晚韓道國來家。婦人與他商議已定。早起往高井上。叫了一担甜水。買了些好細菓仁。放在家中。還往舖子裡做買賣去了。丟下老婆在家。艷妝濃抹。打扮的喬模喬樣。洗手剔甲。揩抹盂盞乾淨。剝下菓仁。頓下好茶。等候西門慶來。馮媽媽先來攛掇。西門慶衙門中散了。到家換了便衣靖巾。騎馬帶眼紗。玳安琴童。兩個跟隨。逕來韓道國

家。下馬進去。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。良久。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。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。不轉睛只看婦人。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。玄色段紅比甲。玉色裙子。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。穿着老鴉段子。羊皮金雲頭鞋兒。生的長跳身材。紫膽色瓜子臉。描的水鬢長長的。正是未知就里何如。先看他粧色油樣。但見

淹淹潤潤。不搽脂粉。自然體態妖嬈。孌孌娉娉。懶染鉛華。生定精神秀麗。兩彎眉畫遠山。一對眼如秋水。檀口輕開。勾引得狂蜂蝶亂。繖腰拘束。暗帶着月意風情。若非偷期崔氏女。定然聞瑟卓文君。

西門慶見見。心搖目蕩。不能定止。口中不說。心內暗道。原來韓

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。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。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。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。女兒有個不好的。婦人先拜見了。教他女兒愛姐。轉過來望上。向西門慶花枝招颺。綉帶飄飄。也磕了四個頭。起來侍立在旁。老媽連忙拏茶上來。婦人取來。抹去盞上水漬。令他去遞上。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。這個女子。烏雲疊鬢。粉黛盈腮。意態幽花。餘麗肥膚。嫩玉生香。便令玳安。蘊包內取出錦帕二方。金戒指四個。白銀二十兩。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。他娘忪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。朝上拜謝。回房去了。西門慶對婦人說。遲兩日。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。與他裁衣服。這些銀子。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。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。謝道。俺每頭頂腳踏。都是大爹的。孩子的

事。又教大爹費心。俺兩口兒。就殺身也難報。虧了大爹。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。西門慶問道。韓夥計不在家了。婦人道。他早辰說了話。就往舖子裡走了。明日教他住宅裡。與爹磕頭去。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。一口一聲。只是爹長爹短。就把心來感動了。臨出門上覆他。我去哩。婦人道。再坐坐。西門慶道。不坐了。于是竟出門。一直來家。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。月娘道。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。既是韓夥計。這女孩兒好。也是俺每費心一場。西門慶道。明日接他來。住兩日兒。好與他裁衣服。我如今先拏十兩銀。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釵之類。月娘道。及緊儻做去。正好後日。教他老子送去。咱這裡不着人去罷了。西門慶道。把舖子關兩日也罷。還着來保同去。就府內問聲。前日差去節級。送蔡駙

馬的禮到也不曾。話休饒舌。過了兩日。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。他娘王氏買了禮。親送他來。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。道生受。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。擡舉孩兒。這等費心。俺兩口兒。知感不盡。先在月娘房擺茶。然後明間內管待。李嬌兒。孟玉樓。潘金蓮。李瓶兒。都陪坐。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。兩疋綿紬。和他做裏衣兒。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。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。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。晚夕回家去了。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。描金箱籠。鑑粧鏡架。盒罐。銅錫盆。淨桶。火架等件。非止一日。都治辦完備。寫了一封書信。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。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。又揀了兩名排軍。執袋弓箭隨身。來保韓道國雇了四

乘頭口，緊緊保定車輛，煖轎送上東京去了。不題。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，整哭了兩三日。一日西門慶無事，騎馬來獅子街房裏觀看馮媽媽來遞茶。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，說道：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，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。婆子連忙磕頭謝了。西門慶又問：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？馮媽道：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，他自從女兒去了，本等他家裡沒人，他娘母靠慣了他，整哭了兩三日。這兩日纔散下些兒來了。他又說孩子事多，累了爹，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？我便說他老人事忙，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。隨他老人家多少，與我些兒，我敢爭。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，重重謝我哩。西門慶道：他老子回來，已定有些東西，少不的謝你，說了一回話見

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。你閑了。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。就說我上覆他。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。看他意何如。肯也不肯。我明日還來討回話。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。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。逢着的就上。一鍬掘了個銀娃娃。還要尋他娘母兒哩。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。爹你還不知這婦人。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。排行叫六姐。屬蛇的。二十九歲了。雖是打扮的喬樣。倒沒見他輪身。你老人家明日准來。等我問他。討個話來回你。西門慶道。是了。說畢。騎馬來家。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。做飯吃了。鎖了房門。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。婦人開門。便讓進裏邊房里坐。道我昨日下了些麵。等你來吃。就不來了。婆子道。我可知要來哩。到人家。便就有



許多事掛住了腿子。動不得身。婦人道。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。炒麵筋兒。你吃些。婆子道。老身纔吃的飯來。呼些茶罷。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。遞與他。看着婦人吃了飯。婦人道。你看我恁苦。有我那冤家。靠定了他。自從他去了。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。件件的都看了我。弄的我鼻兒烏。嘴兒黑。相個人模樣。倒不如他死了。扯斷腸子罷了。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。你教我這心。怎麼放的下來。急切要見他。見也不能勾。說着眼駿駿的哭了。婆子道。說不得。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。養女兒家冷清清。就是長一百歲。少不得也是人家的。你如今這等抱怨。到明日你家姐姐。到府裡脚硬。生下一男半女。你兩口子受用。就不說我老身了。婦人道。大人家的營生。三層大。兩層小。知道怎樣的。